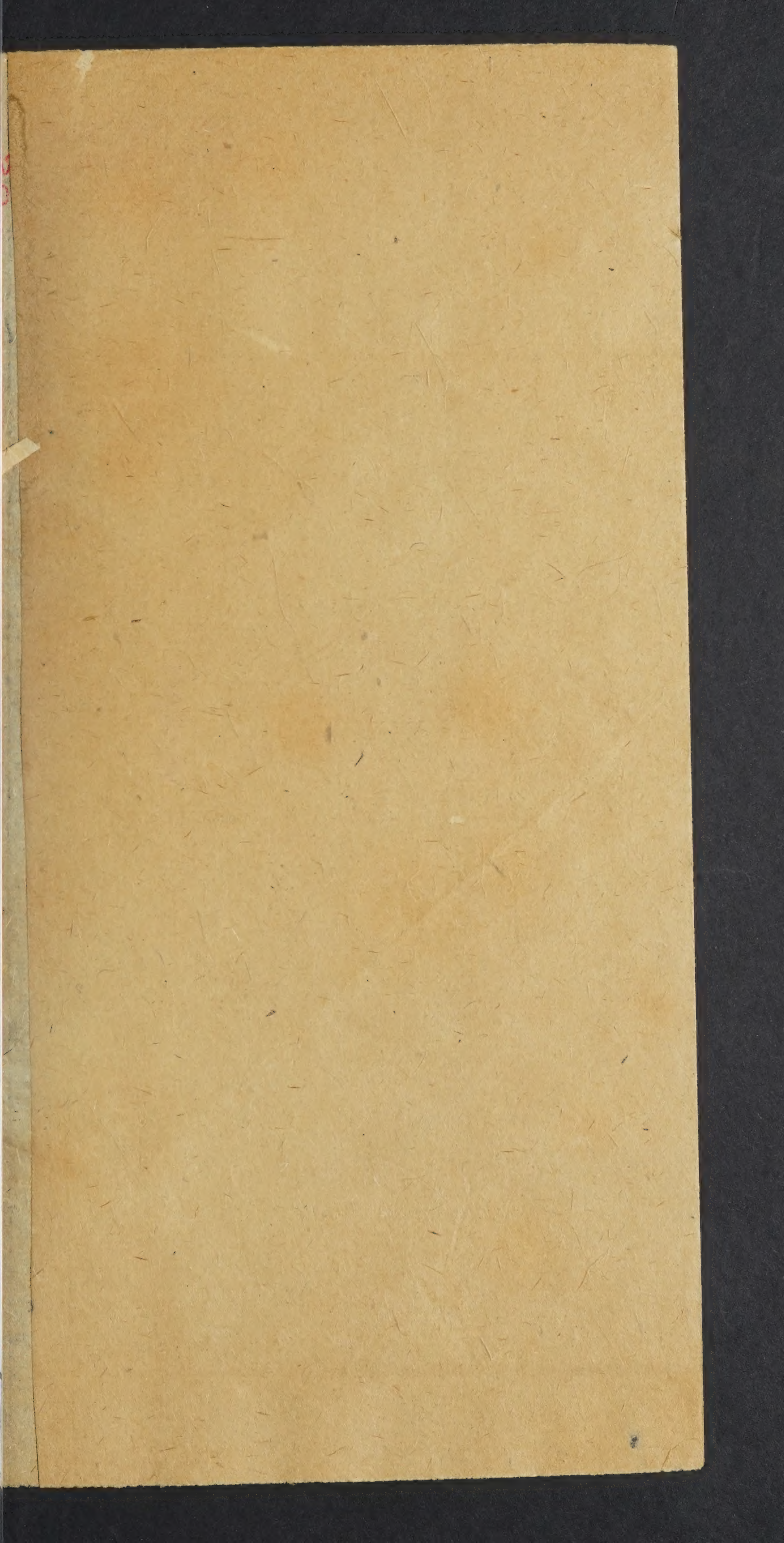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六十三冊

梁

梁武帝



梁武帝御製集卷二

明　大倉張　溥閱

制

與羣臣論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

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又制

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朔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又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

淆、莊敬之道有麽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内、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無相干、

駁慈母服議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

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

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巳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

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唱斷肉經竟制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所道、所以唱此草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

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云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

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葷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葷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册

謚始興王册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濶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徃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魏而有靈、歆兹顯號、

璽書

賜左丞范縝璽書

王亮仕齊義師至新林、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踐祚、授侍中、中書監、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爲庶人、復下璽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晩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横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

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啟靡請罪、朕錄其自旗之來、貰其旣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令

覇府去苛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絶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彊徼侵弱斯人何辜離

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
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
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
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
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霸府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淯、恒由此作自
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旣而
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

下暴滛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氷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滛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

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寔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閱武堂大赦令

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挻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禀朝命任在傳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舋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

赦例、

申飭刑政令

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寔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寔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

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
事議奏、

初封梁王下國中恩令

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
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
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
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
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
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啟、藩宇惟新、思覃嘉慶、

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

掩骼令

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瘞、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檄

移京邑檄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啟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挻虐於髫鬋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覗無

哀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間、以爲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産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刼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營肆、酣歌壚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

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代、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抜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尅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

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奬厲義徒、電掩彊敵、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已。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寃痛、而羣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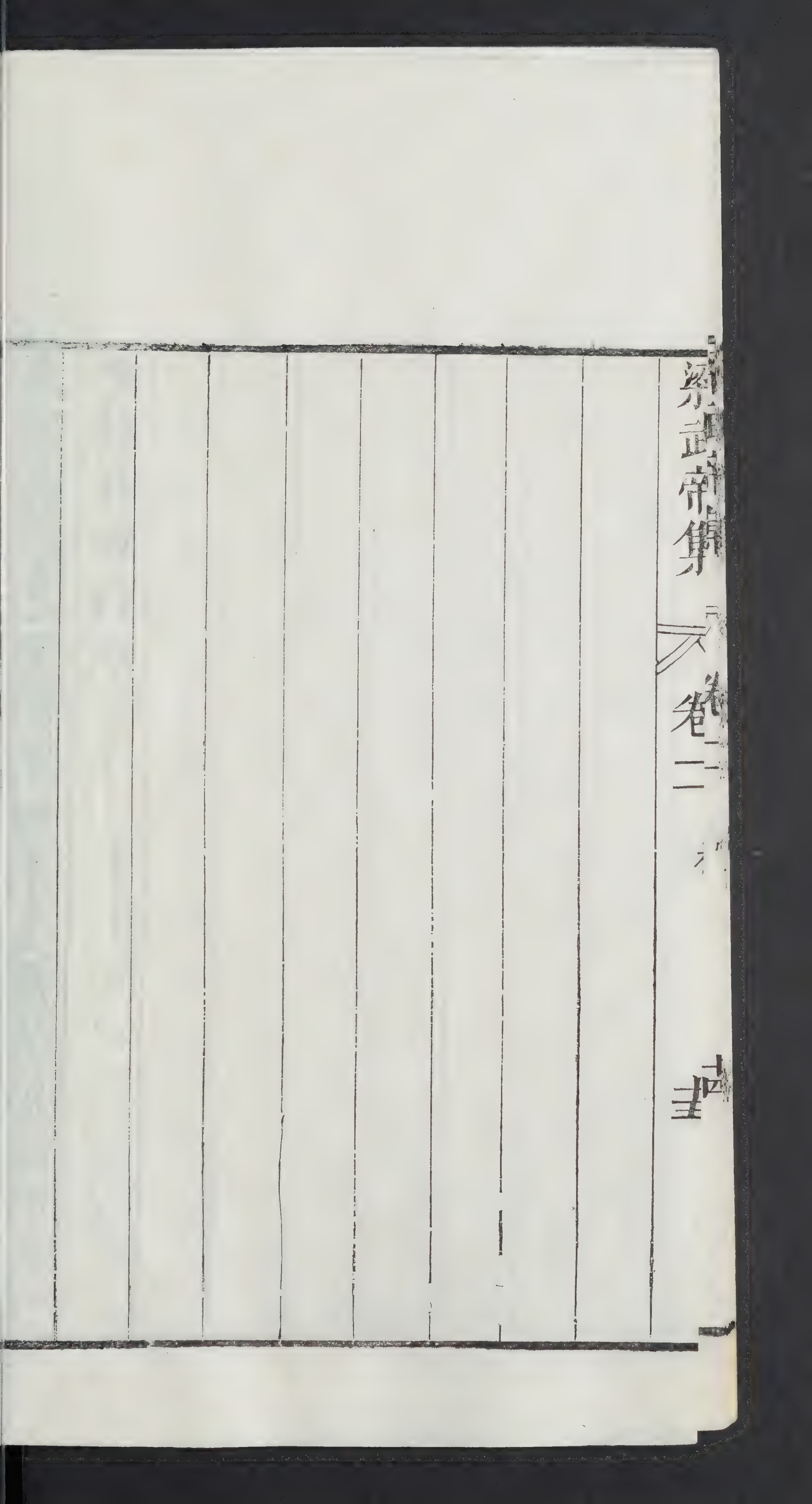
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兎不能盡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旣人神之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性懍懍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臥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啟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

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頴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宫舊楚、二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禀宸規、率前啟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鶚視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率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

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並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樅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

右軍討讓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荊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旌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獸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或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

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表

申飭選人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鶩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豋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忠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僞多

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脩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

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寔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閒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皁隷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寔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

故貌寔昏童籍巳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

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耻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寔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玆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滔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耻况乎久藴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

追松子臣夙荷殊重叅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榦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書

喻袁昂手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籍聽道路，承欲狠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

十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冑、夙薦誠欵、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腁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寔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

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與蕭寶寅書

寶夤本齊建安郡王、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夤潛逃入魏、封齊王、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夤爲鎮東將軍、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夤寳夤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魏朝爲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

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內無素畜、外絶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强、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衞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罹茶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

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竇晊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

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甯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較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然

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

答蕭穎冑書

高祖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爲巴陵太守、使就蕭穎冑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王天獸齎書與穎冑、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冑乃斬天獸、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冑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之、發襄陽、穎冑領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與何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宦，自東

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
疇昔懽遇。曳裾儒肆。寔欲卧遊千載。旼漁百氏
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
投袂數千。尅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
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
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
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寔爲先覺。超然
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
幸無凝滯。此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俟承音息

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答陶弘景論書書一

逅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眞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二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

訓非嫌、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凛凛、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

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當晝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眞於是乎。果眞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三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黄門二紙、爲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復當以點畫波撆、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答陶弘景論書書四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

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答陶隱居書

知欲從卜想諧請幽勝謀及著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報侯景書三首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

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又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

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敵也

與始興王憺書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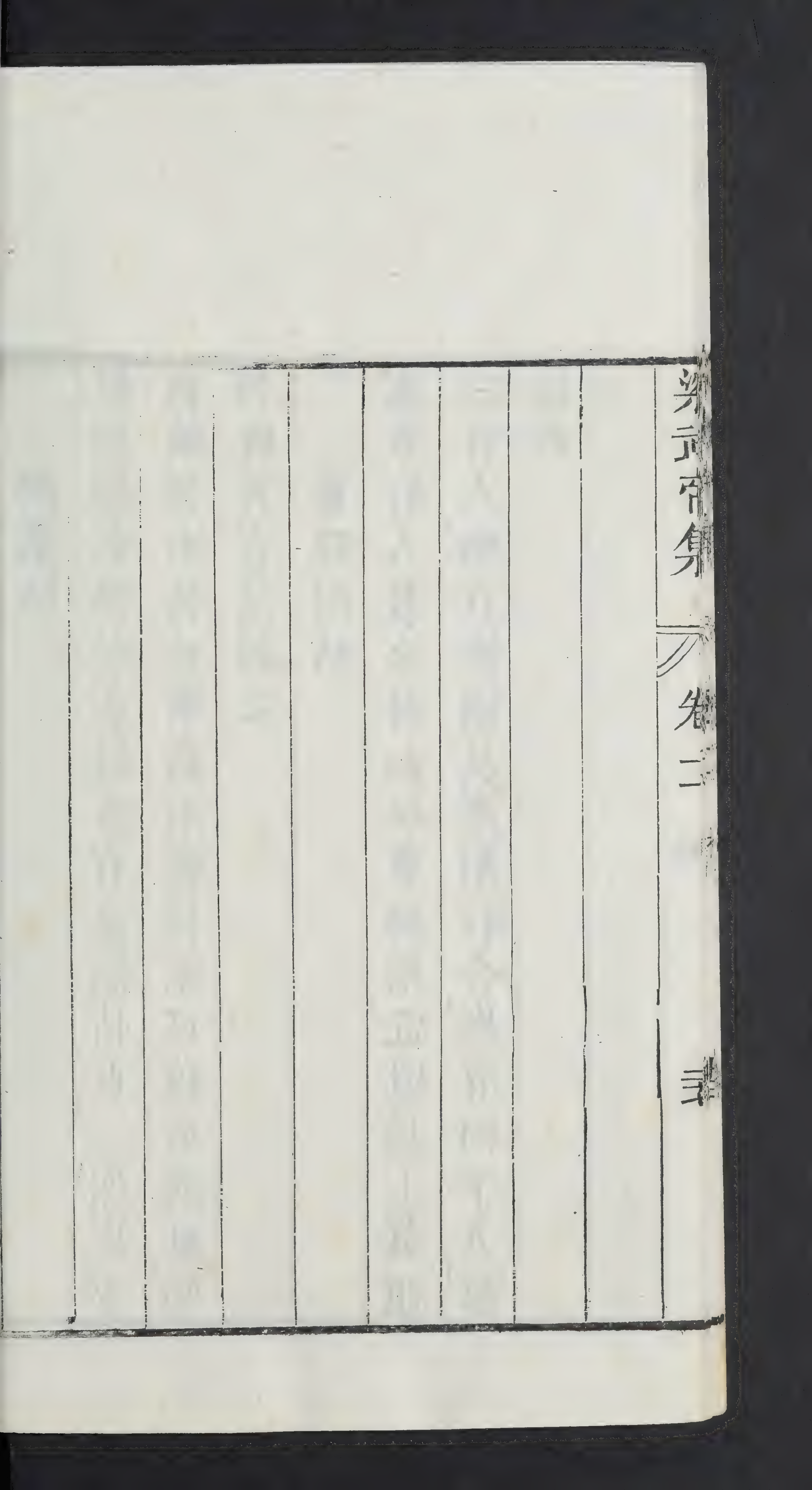
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脚氣帖

數朝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與也知何時再言話報之

曹郢州帖

衆軍行人最令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眞領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寔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記

立神明成佛義記

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信立則內識無疑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顧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

可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卽無明神明也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卽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

迴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此相續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輿駕東行記

有覆船山酒罍山南次高驪山傳云昔有高驪

國女來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海神
撡船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連珠

連珠三首

葢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甯爲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葢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葢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賜到溉連珠一首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銘

硯銘

音廣德真

假瞯圓穴

箴

凡百箴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一作止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酔。日不恒中，

月盈則虧、崇山、落峰、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疑為卒、李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内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甯戚飯牛、傅說版築、皆王覇師、世受爵祿、誡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克家棟梁、唯斯為吉、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與哲人、勿謂斯難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於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諱、夫任是司牧、惟能是受、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豈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民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裨溥天惴惴、將

隆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内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然援天靡訴諱投袂星言攙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聽誓衆覆銳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寔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效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華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諱自

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瞻、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以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祇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捨道歸佛文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

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登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義於象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

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値大聖法王、誰能救拔、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歴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其成佛甯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弟子蕭衍和南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爲兼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眞、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

爲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爲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其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群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

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遠得巳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基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興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舍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

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寘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

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斷酒肉文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臣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

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卽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

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巳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巳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

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眞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巳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

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巳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眞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巳殺猶得自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况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

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敢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入施與如已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

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躭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

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叚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邱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

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

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躭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

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遠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不從師教經言

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

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肉食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

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

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
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
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
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鴉嗜鼠、蝍蛆甘
螮、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
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
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
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慇懃此句、
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

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爲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煑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刴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

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腸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衆生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

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癭因、噉食衆生是瘑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虻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

生是胸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是脈絕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臟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癲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

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偸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

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

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令日致

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
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
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
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
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
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
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
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
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

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
信受從無始已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
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
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
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
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
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
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
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

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惡、無有方便、設値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

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惡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

善思方便、

斷酒肉文二

弟子蕭衍文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

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斷酒肉文　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

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糺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揵搥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寃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

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毘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毘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迦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

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及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

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淫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

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
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
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
日三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
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便
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
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
有事四天王迦毘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
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

科別宣意、

斷酒肉文 四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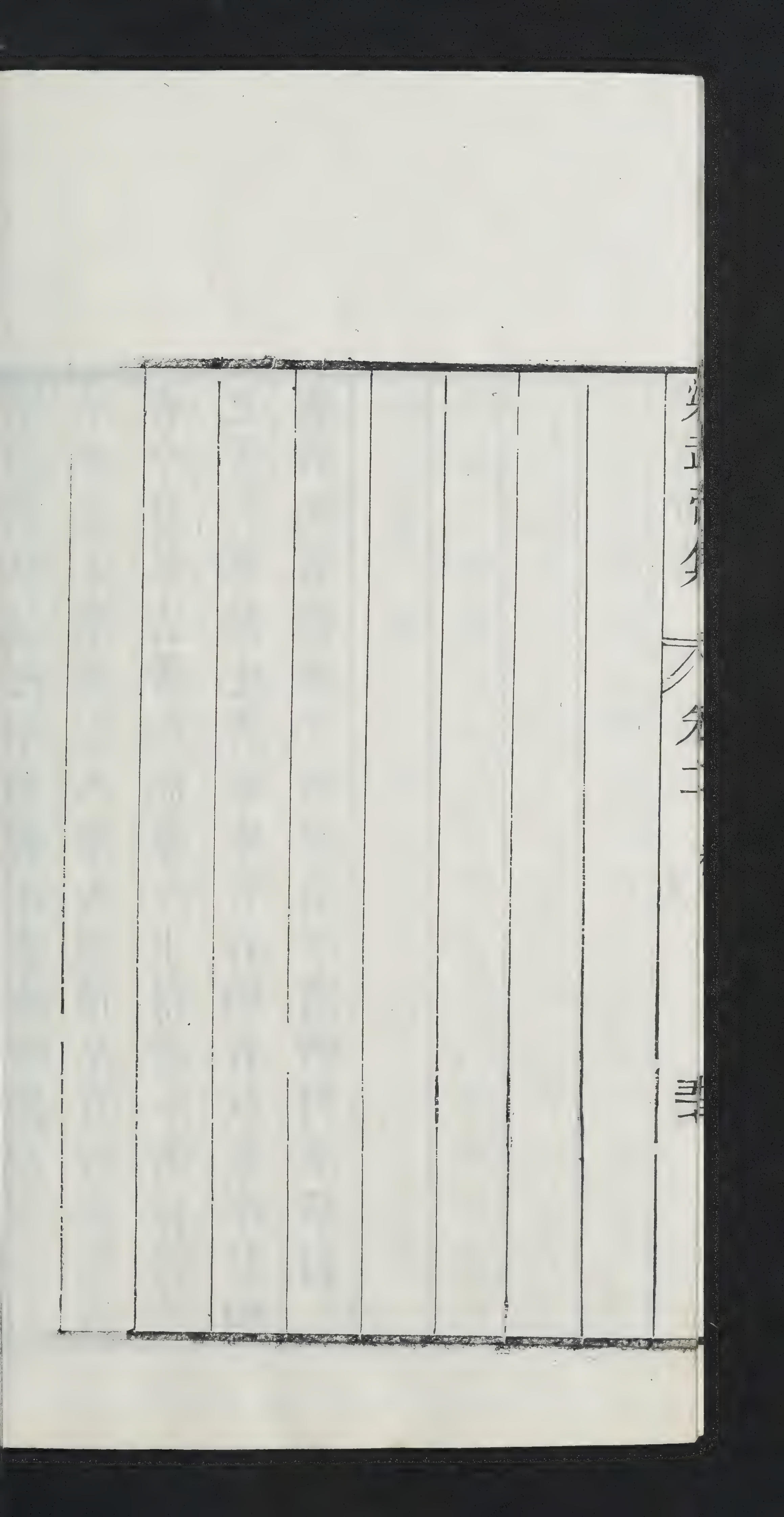
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强現無方便三塗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仁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强有决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

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廻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

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
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
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
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
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
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
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
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
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

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爲

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入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悋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樂府

芳樹

綠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華自相接。雜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

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衣上芳猶在。握裏書未滅。腰間雙綺帶。夢爲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華未忍折。

臨高臺 樂府作簡文今從玉臺作武帝

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來共相憶

雍臺

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綺窻蓮花掩網戶琉璃開萃葺臨紫桂蔓延交青苔月沒光陰盡望子獨悠哉

長安有狹邪行 帝王集作魏武帝者非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遇二少童、扶轡問君宅、我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綑縕、中息佩陸離、小息尚青綺、總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升堂、旨酒盈千卮、三息俱入戶、戶內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玉觿、小婦獨閒暇、調笙遊曲池、丈人少裵徊、鳳吹方參差、

擬青青河畔草

幕幕繡戶絲、悠悠懷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

音徽音徽空結遲半寢覺如至既寢了無形與君隔平生月以雲掩光葉以霜摧老當途競自容莫肯爲妾道

擬明月照高樓

圓魄當虛闥清光流思延延思對孤影悽怨還自憐臺鏡早生塵匣琴又無絃悲慕屢傷節離憂亟華年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煙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願爲銅鐵轡以感長樂前

閶闔篇

西漢本佳妍，金馬望甘泉。衛尉屯兵上，期門曉漏傳。猶重河東賦，欲知追神仙。羽騎凌雲轉，閶闔帶空懸。長旗掃月窟，鳳跡輾星躔。但使丹砂就，能令億萬年。

邯鄲歌

回顧灞陵上，北指邯鄲道。短衣妾不傷，南山為君老。

子夜歌二首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

嬌紋

朝日照綺窻、光風動紈羅、巧笑蒨兩犀、美目揚雙蛾、

子夜四時歌

春歌四首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恨、

蘭葉始滿池、梅花巳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朱日光素冰黃花映白雪、折梅寄佳人、共迎陽春月

花塢蝶雙飛柳堤鳥百舌、不見佳人來、徒勞心斷絕、

夏歌四首

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

閨中花如繡簾上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踟蹰、

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雖欲持自親，復恐不甘口。

含桃落花日，黃鳥營飛時，君佳馬巳疲，妾去蠶欲饑。

秋歌四首

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七采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香。

吹漏未可停絃斷更當續俱作雙絲引共奏同心曲

當信抱梁期莫聽迴風音鏡中兩人髻分明無兩心

冬歌四首

寒閨動黻帳密筵重錦席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別時鳥啼戶今晨雪滿墀過此君不返但恐綠鬢衰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
異心
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軀乃
無依、
歡聞歌二首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
梵天、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息
空陰、

團扇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香承意發。

碧玉歌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色。

上聲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重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

襄陽白銅鞮歌三首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楊叛兒

桃花初發紅、芳草尚抽綠、南音多有會、偏重叛

兒曲

白紵辭二首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爲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

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一作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東飛伯勞歌（一云紹古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窻北牖挂明（藝文作桂）月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

同

江南弄七曲以下雜言

古今樂錄曰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

江南弄

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龍笛曲

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婉愛寥亮

繞虹梁、繞虹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

採蓮曲

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豔歌

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鳳笙曲

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畱客、

綠燿尅碧彫琯笙、朱脣玉指學鳳鳴、流速參差

飛且停飛且停在鳳樓弄嬌響間淸謳

採菱曲

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與桂棹容與

歌採菱歌採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遊女曲

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

氛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婐妮

戲金闕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和云徒倚折耀華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晻曖、容光既豔復還沒、復還沒、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上雲樂 七曲

鳳臺曲

和云上雲眞樂萬春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遏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復畱、

桐柏曲

和云可憐眞人遊、

桐柏眞、昇帝賓戲伊谷、遊洛濱、參差列鳳管容與起梁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

方丈曲

方丈上、崚層雲、挹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立門、至道虛凝、冥然共所遵

方諸曲

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方諸上上雲人業守仁摐金集瑤池，步光禮玉晨霞薈容長肅淸虛伍列眞

玉龜曲

和云可憐遊戲來

玉龜山眞長仙，九光曜五雲生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纓，耆一作壽如玄羅出入遊太淸，

金丹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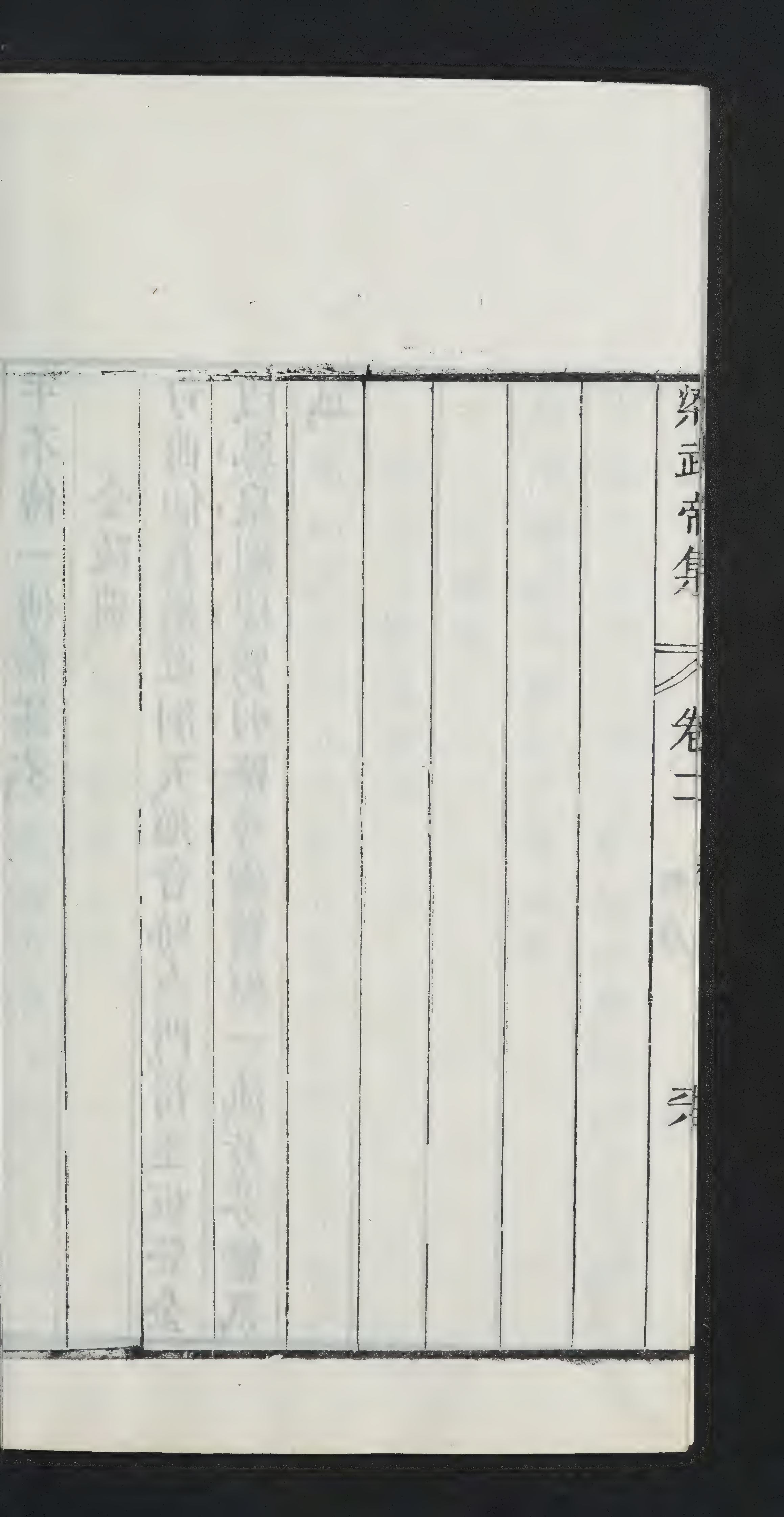
和云金丹會，可憐乘白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九眞道方徹，千

年不傳一傳裔雲衣，

金陵曲

句曲仙長樂遊洞天，巡會跡六門，揖玉板，登金門，鳳泉廻肆鷺羽降壽雲鷺翎一流，芳芬鬱氛氳，



詩

逸民 四言

如壟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沈，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直石頭 以下五言

率土皆王士。安知全高尚。東壟棄黍稷。西遊入卿相。屬逢利建始。投分參末將。尺寸功未施。河山賞已諒。攝官因時暇。曳裾聊起望。鬱盤地勢

遠，參差百雉壯，翠壁絳霄際，丹樓青霞上，夕池出濠渚，朝雲生疊幛，籠烏易爲恩，屠羊無飾讓，泰階端且平，海水本無浪，小臣何日歸，頓轡從閒放，

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

帝初仕齊，爲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隨王鎮荆州，帝赴鎮，時同列以詩送別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緩客承別酒，鳴琴和好仇，淸宵一已曙，藐爾泛長洲，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旋音流，

宴詩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
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
陽書記傳。

首夏泛天池

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舟楫互容與，藻蘋相
推移，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波拂舊石，殘
花落故枝，葉歎風易出，草客路難披，

登北顧樓

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邸壑，緩步肆登陟，鴈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逼，歷覽窮天步，矖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天安寺疏圃堂

乘和蕩猶豫，此焉聊止息，連山去無限，長洲望不極，參差照光彩，左右皆春色，晻曖矚遊絲，出沒看飛翼，其樂信難忘，儵然寗有飾一作極

藉田

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畝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嚴駕佇霞昕浥露逗光曉啓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發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夭耕藉秉月映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公卿秉耒耜庶甿荷鉏耰一人慙百王三推先億兆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隋志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志學耻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

善誘、刪次起寔沈、殺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吼、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黃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遊仙

水華窕靈奥、陽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雷丹未肯餌、潛名遊柱史、隱迹居郎位、委曲鳳池日、分明柏寢事、蕭史暫徘徊、待我升龍轡

遊鍾山大愛敬寺

曰予愛塵縛、未得畱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乏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剎那即徂遷、歎逝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追隨、三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一作愛熱惱坐焦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隥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分綺色、墜露散珠圓、當道蘭藿靡、臨堦竹便娟、

幽谷響嚶嚶、石瀨鳴濺濺、蘿短未中攬、葛嫩不任牽、攀緣傍玉澗、褰陟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樓間紫烟、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虔、菩提聖種子、十力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空同右、豈羨汾陽前、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會一作述三教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

丹青踐言貴去伐爲善存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池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和太子懺悔 太子卽簡文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蔓草獲再鮮，落花蒙重榮 闕

十喻五首

幻

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眞，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如炎

亂念矚長原側見望遥扃透迤似江漢汎濫若
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
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靈空

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
行風遊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
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乾闥婆

靈海自巳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

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又玄

夢

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眞寔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代蘇屬國婦

良人如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白露凝前基愴愴獨涼枕慅慅孤月帷忽聽西北鴈似

從東海濆、果銜萬里書、中有生離辭、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胡羊久剽奪、漢節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誓、遠勞同穴詩

古意二首

飛鳥起離離、驚散忽差池、嗷嘈繞樹上、翩翩集寒枝、既悲征役久、偏傷壠上兒、寄言閨中妾、此心詎能知、不見松蘿上、葉落根不移、

當春有一草、綠花復垂枝。云是忘憂物、生在北堂陲、飛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差池低復起、此

芳性不移飛蝶雙復隻此心人莫知

擣衣

駕言易水北送別河之陽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緣謬始知紈素傳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庭草復芸黃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嫋嫋同宮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袖低紅粧朱顏日已興盼睇色增光擣以一匣石文成雙鴛鴦制握斷金刀薰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

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織婦

送別出南軒離思沈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迴光照此憂與疾君情倘未忘妾心長自畢

戲作

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絕高唐綿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況茲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

止、西施慙芬芳、徒聞殊可羙、定自泛明璫、

七夕

白露月下團、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妙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玉壺承夜急、蘭膏依曉煎、昔悲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悽悼一作切兩情懸、

紫蘭始萌

種蘭玉臺下、氣暖蘭始萌、芬芳與時發、婉轉迎節生、獨使金翠嬌、偏動紅綺情、二遊何足懷、二

顧非傾城羞將苓芝侶豈畏鶗鴂鳴

邊戍

秋月出中天遠近無偏異共照一光輝各懷離別思

詠舞

腕弱復低舉身輕由廻縱可謂寫自歡方與心期共

詠燭

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待我光泛灩為君照

參差、

詠筆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倘未寫、爲君照情筵、

詠笛

柯亭有奇竹、含情復抑揚、妙聲發玉指、龍音響鳳凰、

答蕭琛

高祖任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呼爲宗老、琛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

雖迯與運、猶荷湛慈上答、

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與運初、且道狂奴與、

賜謝覽王暕詩

謝覽侍武帝坐、受勑、與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帝賜詩云、

雙文既後進、二少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賜張率

率侍武帝遊宴賦詩、帝别賜率詩、

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

戲題劉孺手板

武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劉孺張率並醉、未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覺意詩賜江革

革精信因果、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賜革覺意詩五百字

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

死囚

送始安王方略入關

帝結好於魏遣始安王方略入關送之作詩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

聯句

淸暑殿効柏梁體

居中負扆寄纓紱、帝 言慙輻輳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

至德無垠愧違弼、侍中徐勉 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丞劉汎

竊侍兩宮慙樞𥦗、黃門侍郎柳憕 淸通簡要臣豈洎、吏部郎中謝覽

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 複道龍樓歌楙實、太子中庶子王峻

空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陸杲 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主簿陸倕

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主簿劉洽 鼎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曹

聯句詩

傾城非人美、十載難重逢雖懷軒中意、愧無鬢髮容、

本紀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咸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為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髣髴奉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不復嘗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灑、松草變色

及居帝位、卽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沲哀動左右加以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竝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

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
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
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
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
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
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
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
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
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

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
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
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
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
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
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
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
馬莫不奇妙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
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糾姦

擿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
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
移中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緜皁帳一冠三
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
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
外皆衣不曳地傷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
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
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褸盛夏暑
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覿內豎

小臣亦如遇大賓也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使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眷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

賦所及之鄉，文軌傷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羣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

然也。

梁武帝集卷二終



